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大馬扁

### 第八回 談聖道即景觸風情 為金錢榮歸爭局董

話說康有為揀一塊草地坐下，林魁也陪著坐了，正靜聽他如何傳道。康有為先舉首望天，隨又低頭望下去。林魁忙點頭，當這個情景，是聖人仰觀天文，俯察地理之意。康有為正待說下去，突然向前遠地一望，但見各家慶賀中秋的旗幟高揚，或紙或布，五光十色。凡羊角燈、走馬燈、風箏燈，紙尾紮成批皮橙樣，似攢珠串兒掛起，家家門麗，戶戶爭妍。瓦面上燈籠的燈光燭天照地，與月色爭映。在那最高的所在看海面去，沒些遮蔽。水光湧著月色，如玉宇銀濤，一點塵障兒也沒有。那些買棹臨流賞月的大大的畫舫，細看去只像一葉的小扁舟。其餘小艇總看不著，只見得萬點燈光，在海面隨波上下。又見一處更為鬧熱，一派燈火之光直沖霄漢。燈光之中，略認得橫旗直幟，全用花綉剪成。燈光之下，隱隱無數花樓畫舫，較別的船艇尤為繁華大觀。康有為也料是穀埠花叢的去處，怪不得這樣奢華。又朝西一望，覺燈光照耀，旗色飄揚，差不多像穀埠裡一般，又料是陳塘的去處。自忖那兩處地方，自己也到的多了，什麼美金、銀美、牡丹、玫瑰，倒是自己心坎兒相許的可人，可惜今日佳節良宵，礙著林學生在館中，赴不得友人的飲局，也不曾到那意中人處探節，是一缺憾的事。明兒相見，定然要怪自己是個當著時節躲避開的了，怎麼好呢？正胡思亂想，險些兒忘卻傳道的一件事。急轉念來向林魁正欲有言，忽然近地笙歌弦管之聲，隨風送到耳邊，音韻悠揚。又可惜美景良宵，偏到這荒山上無聊的坐著，不覺誦唐詩一句道是「誰家玉笛暗飛聲」，說了，看林魁肅然對坐，不免反悔孟浪。急的定一會神，幹那傳道的事業，就舉起手上所攜的杖，向草地上畫上一回，即說道：「魁乎！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。雖吾也道大莫能容，然天地之未喪斯文也，幸生德於余，又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故吾黨之小子斐然成章者，大有人焉。惟魁也，智足以知聖，學足以致道。五百年必有賢者興，薪盡火傳，當在吾黨。魁也勉之，爾毋多讓焉！」

林魁聽罷，又連應了兩聲「唯唯」，康有為即點頭不語。林魁覺乘夜穿街過巷，跋涉到這處高山，僅聽得幾句四書陳腐的語氣，可是這般就算傳道？悔不如早上出街遊玩一回，還暢得心神。即或不然，就在館中早早睡覺，還能養精神，勝過勞苦來到這裡，因此也甚悔此行。忽又想起當時孔子傳道於曾子，亦只得一句，或者自己將來真能繼承道統，也未可定。當下自言自語好一會。康有為亦料林魁必有些悔意，正待起行回館，猛不防聽得丁丁冬冬，譙樓上已響了四鼓，想這時各街道中多管關了閘子，怎能回去？若沿途叫鬧，明天若被人知道了，怕滿城都要弄出笑話來了，因起了身時，仍復坐下。林魁初猶未省，滿望快些回去，眼巴巴望得康有為起身。待要起行，忽又見他坐下，不知何故，自己亦惟有再坐。康有為道：「想不久就天亮的了。」林魁那時方知要待天明方能回去，定因街閘未開之故，但挨足一夜，好不辛苦。

因坐了多時，兩條腿也麻了。欲就在草地上睡下，又因這回是到來傳道，不可露出疲倦的狀態。且又不恭，斷使不得，惟有撐起精神兀坐。究竟來時已行的苦，又寂坐了多時，容易疲倦。先是打了幾個呵欠，隨又打盹兒，身上似撐持不定，東搖西歪。康有為看了，心上兀不自在，惟詐作不見。而且自己亦疲憊得慌，欲開言大家同睡在草地上歇歇。但覺金風颯颯，玉露零零，草已沾濕如雨後一般，隨撫自己衣裳，已是濕透了。不特難睡，且亦不能久坐，但自己究不敢做聲。林魁已忍不住，即道：「不如跑回觀音堂那裡，待天亮時才返也好。」康有為亦以為然，即起身一步步走回觀音堂裡。行時猶恐廟門未開，須在門外待旦。湊巧觀音堂的司祝因年老不大濃睡，卻起來開了廟門乘涼，且看月色，忽見兩個人影閃閃匿匿前來，肚子裡滿腹思疑，覺如此深夜，有什麼人到此，正不知是人是鬼。縱然是人，想亦是盜賊一流，還幸廟裡沒甚東西可盜，便閃在一邊，看他兩人行動。及行近時，卻見他兩人是個書呆模樣，整衣長袖，搖搖擺擺，司祝大為詫異。二人卻向司祝把頭一點，即進廟裡。司祝即問道：「你兩位是什麼人？深夜來到這裡幹什麼事？」林魁也不能答。康有為道：「是來賞月的。」司祝道：「奇了，偌大熱鬧城市，繁華的水面，難道沒一處可以賞月的，偏要這荒山才好？」康有為道：「熱鬧的不好，究竟這等地方還雅靜呢！」司祝笑道：「雅靜的卻好，只太自苦了。」林魁聽了，覺這司祝若做著自己，還不著他道兒，不知我怎地愚蠢到這樣。那康有為卻道：「你不聞古人踏雪尋梅麼？我們便算登山賞月呢！」司祝道：「只好好說目前的事，怎地又說起古人來？」康有為又道：「你老人家怎地要這般早起？」那司祝道：「你看才是五鼓，我哪便起來？還要睡呢！」康有為道：「我們行得乏了，想借地方歇歇。你老人家只管睡，我們權坐這裡少時便去。」那司祝道：「你是要賞月的，出門外也好。」康有為道：「想你老人家不願留我在廟裡了，但聖人於人無所不容，又何苦如何呢？」那司祝道：「什麼是勝人輸人，我不懂得。我定要睡，休纏我。」康有為道：「誰纏你？我們又不是強盜，何必多疑。」說了，那司祝仍不肯，只喃喃說道：「平時又不相識，知人臉面不知心，況夜行的有什麼好人，怎敢便留宿？」林魁心中且憤且悔，早走出廟門外，康有為也隨著出來，無可奈何，只在觀音堂外等到更殘而後，方起行回館。

當來時因要傳道，方一團勇氣乘興而來，還不大苦。及回時已挨了一夜不曾歇過眼兒，且心中帶幾分悔恨，行的更苦。及回到館時，已日出東方，各學生正訝他的康先生和林魁二人不知哪裡去，問問門房，才知他兩人於昨夜將近二更相將出門。都付道：「昨夜眾方出外遊行，單是林魁不往，先生獨與他同出，定有些秘傳，故乘眾不在方才去。」正議論間，只見康有為手拿一杖，與林魁同回，無精打采。林魁更垂低頭腦，直回房裡。各人正欲問時，已見林魁快把房門閉上。躺在牀中，倒頭便睡。旋又見康有為著門房傳出，今早不講書了，亦閉上房門便睡。可憐他兩人一夜挨得苦，疲倦到極。整整睡到夕陽西下，方自起來。那林魁更睡出病來了，連服了兩劑茶，發了表，方才好了。因昨夜的事，心裡自知其愚，初時也不敢對人說，後來許多同學探問才略露些。誰想各學生也不勝欽羨，謂他獨得繼承道統，可見各學生倒被康有為籠絡上了。只有林魁身受的，自知其愚，差幸各人反欽羨起來。覺自己已經被欺了，不妨乘勢欺人，便說得天花亂墜。自此各人也越發敬重林魁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康有為原籍西樵地方，有一條基圍，喚做桑園。那基圍包圍許多田畝相連，三鄉倒靠那桑園圍防禦水患。以前因西流水漲時，每致基圍潰決，因此連年須大費修理。先是動支公款，但連年如是，公款也支銷多了。附近紳士就借修理基圍之名，借端開賭。這賭具喚做圍票，凡是各村士紳都有陋規均派。且那基圍相連南、順兩邑交界，更積有修圍常款，曾為爭攬私利起見，兩邑紳士已經纏訟多年。偏又增多一筆圍票款項，如何不爭？單是各紳，既有陋規均派，都死力幫訟，單瞧康有為不在眼內，故陋規沒有康有為的分兒。康有為眼睛仍是黑的，心中實愛財如命，見陋規單不派到自己，心上已怒不可遏。但自己向來稱賢稱聖，故雖沒有陋規派到，口裡卻不敢說什麼。各紳士亦見他有賴康之名，由他稱做聖人，估量他奈不得什麼何。藉藉眾口，謂他是個聖人，斷沒有收受陋規的，自不好派往他處，免討沒趣。康有為聽得，見各紳士不把陋規送來倒還罷了，還把聖人賢人的話來譏笑，如何忍得？叵耐三鄉中，許多翰林士紳，自己只是一個舉人，也沒法子。因當時做局紳的是張喬芬，本是一個進士主事，因他科分進身在前，故許多翰林都讓他總理局務。康有為既恨張喬芬，滿望點得一名翰林回來，要代他掌局。縱不然，亦須慢慢尋個法子好來對待他。

懷了這個念頭，已非一日，因此想出一條計。一面說稱要整頓地方，一面在鄉間又使人游說紳耆，薦舉自己充當局董，至於向來有與張喬芬不睦的，也幫同助力。於是有的欲扶引康有為的，有的欲推倒張喬芬的，不一而足。康有為滿心滿意這名局總拿到手上，只各鄉大紳一來見康有為科分太新，二來見他少年輕薄，三來見他康姓族小人稀，總瞧康有為不上。康有為只妄自尊大，那裡得知？但見些鄉人受自己囑托，列名來舉自己，只假意推辭了一次，隨後再來請充局長，當即允了。正待擇日進局，又恐學生知自己貪做局紳，即飾說道：「我本待要出身加民，奈卻不得鄉人敦請，且要整頓地方，也沒奈何了。」誰想正任局紳張喬芬不曾理會，拿定局數不肯交出，康有為大怒，即到縣裡控張喬芬把持局務，據數抗眾。張喬芬又控康有為武斷鄉閭，要謀據局款。縣令見兩造情詞各執，只放下慢慢查核。康有為焦躁不過，只慫恿鄉人往索局數。時適翰林院侍讀學士潘衍桐因眼疾居家，他是南海西樵天字第一號的大紳，原與張喬芬有點交情，卻又最鄙康有為向來狂妄的。聽得張喬芬來說，康有為要謀充局長，恐他一進局中，不知如

何顛倒，便囑喬芬道：「如他親到索取局數時，只推說來這裡交待，如此如此，管教他一場出醜。」張喬芬即依計而行。果然三五鄉人來索局數時，只推待康有為親到索交。及康有為到時，又推往潘學士處交待。那康有為希冀一名局紳，已失了魂魄，猶當張喬芬之言是真，要到潘學士處接受，不想反丟一場架子回來。正是：

堪笑貪資謀進局，頓教出醜在當堂。

要知潘、張二人弄什麼計來，令康有為出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